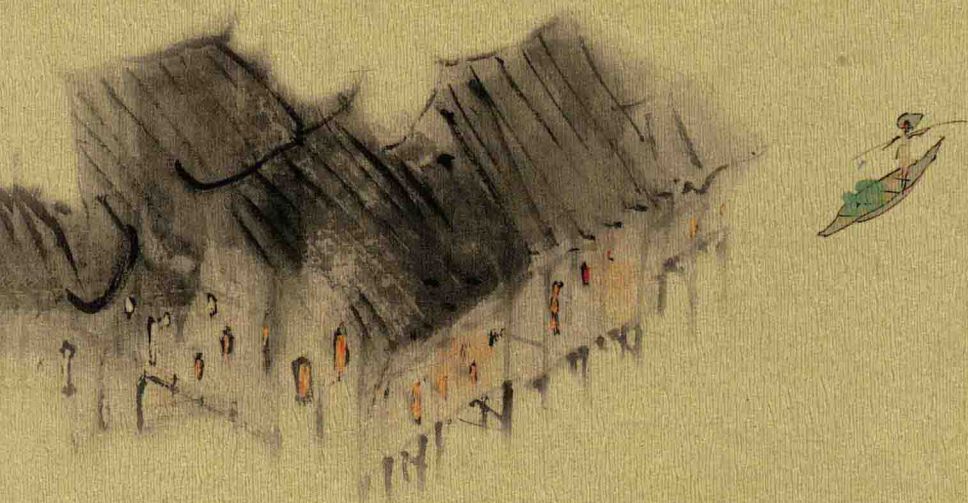


王鲁湘 著

凡雨賦 瀟湘

丙申冬 王魯湘



王鲁湘 著

風雨賦
王魯湘

丙申冬王魯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赋潇湘 / 王鲁湘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5507-1790-9

I. ①风… II. ①王… III. ①书画艺术—艺术评论—
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J212.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8101号

风雨赋潇湘

FENGYU FU XIAOXIANG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许全军 南芳 付方赞
责任校对 万妮霞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知行格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8层 (518033)
网 址 <http://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知行格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Tel: 0755-83464427
印 刷 深圳市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02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
印 数 1-5000册
定 价 58.00元

○ 生命中关于王鲁湘的蒙太奇

聂雄前

浴 女

1981年12月，北风呼啦呼啦地从湘潭大学的黄土坡刮过。在教室里自习的我，冷得实在坐不住了，就溜到走廊跺脚。看到最东头一间教室的门竟是敞开的，还人影幢幢的样子，我就走了进去。

那是我们中文系的一个学生书画作品展，没有一张字画是裱过的。一面墙上密密麻麻贴着“书山有路”“天道酬勤”“宁静致远”之类的书法作品，没有几个人看。而另一面墙下却挤满了人，我身高力壮，三两下就挤了进去，然后就看到了一幅《浴女图》。那时我分不清是油画还是国画，只觉得好看，感觉得到画面上的女孩渴望自由解放。兴致勃勃之际，我的耳朵就被揪住了。“小屁孩，一个新生看什么看？”系党总支李副书记嘟嘟囔囔把我揪出门外。当时，我羞愧得要死。

过了两天，我对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李剑波说，系里有个水平很高的书画展览，要不要去看看。他天天练字，天天就练“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八个字，一听我的话就跟着我走了。中午，整个教学楼安安静静。我俩大摇大摆走进那间教室，我带着他直奔《浴女图》。剑波毕竟是剑波，他现在母校当院长，做得风生水起，在当年我就看出了

端倪。站在画下，他告诉我构图好在哪，造型好在哪，女孩的头发为什么要这么长……他盯着我，斩钉截铁告诉我：“头发不长就成了色情画啦。”我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然后，他神气地对我讲：“这作者是我镇上的，教他画画的老师也教过我写字呢。”

就那一次，我记住了这个名字——王鲁湘。

打球还是打气

1982年10月，正是秋高气爽的日子。位于南阳村的灯光球场人头攒动，夕阳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金色的光晕。

中文系对外语系的排球比赛正在举行，好像是场关键的半决赛。80级彭振国当中文系的主攻手，第一局中文系顺风顺水地赢了，第二局彭振国被对方拦了一次网，然后他就像发飙的水牛红了眼，第一次把球扣在网上，第二次把球扣向天上，第三次使出吃奶的力气把球扣到界外。场下一片哗然，外语系看台上穿得花花绿绿的女生们兴高采烈地起哄，喝倒彩的“再来一个”像歌声一样嘹亮。

中文系的教练王鲁湘举起双手叫了“暂停”。他上个学期留校当了老师，同时客串我们系学生篮球队、排球队的教练。他对彭振国说：“打球不是打气，气顺球才顺。你现在完全是斗气了，你一斗气那些穿花衣服的外语系女孩就高兴了，这会伤害你，也会伤害你的队友。”他轻声细语地讲完，然后拍了拍彭的肩膀。

那场球，彭振国一直没调整过来，中文系输了。王教练一直没有把他换下来。振国兄现在是老家湖南的厅官，不知道他还记得这场球不，反正我一直记着。我小学打乒乓球，中学打篮球，是乡村里闯出的野球孩，谁盖我帽，我必回盖三次，谁带球过我，我必冲

撞回敬。逞勇斗狠，头破血流，是经常的事。但大学七年，三大球我都打得小有名气，就因为王教练的这次“暂停”。

在 410 寝室的演讲

1983年初，我在母校的学报上读到王老师的论文《从时、空、人关系看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当时很受震撼。他借鉴美籍华人刘若愚教授的文学研究方法来解读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写得才华横溢，令我耳目一新。恰好他被派到我们年级当一班的班主任，我就有了亲近的机会。我从他那儿借的第一本书是柳鸣九先生主编的，然后他向我推荐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在大学的后面四年，萨特、加缪、李泽厚、康德和黑格尔的书，花了我很多时间，都是受他的影响。

王老师没带过我们的课。但在1985年元月那个冬天，在北大读了一学期研究生的他来到了我们410寝室，在我和李剑波的双层床下讲了两个小时。他讲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讲他和女友借到丹纳的《艺术哲学》后轮班手抄的经历，讲北京思想界的风起云涌，讲正在写作的评张贤亮小说作品的论文……真的是口若悬河，天花乱坠。

那一天王老师真的把我们那十来个同学都讲晕了。那一天，王老师穿一件非常合身的中长皮衣，披一条蓝白相间的格子围巾，我第一次感到“玉树临风”这个词能用。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他皮衣的第二粒扣子没了，我给他最喜欢的于磊焰同学讲过。那一天，我们上午下午考了三门功课，听完他的演讲，学生食堂已经关门了。

湖南出了个王鲁湘

1988年6月16日，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王鲁湘等人主创的六集文化专题片《河殇》，在播出时段基本上整个长沙城的人都在争相观看。我在4月初就收到湖南省文联的接收函，工作两个月后回母校进行论文答辩，然后带着我同寝室的兄弟罗毅回到长沙。罗毅和我在省文联四楼的办公室同吃同睡了一个多月，他只高兴了六个晚上，就是和我一起看《河殇》。他给我讲的最牛的话是：他妈的，老子要不是命不好，早就在北大等王老师写《河殇》了。罗毅是1981年高考的湖南文科“探花”，分数高得要命。但“命苦”的罗毅没有读上北大，在长沙苦苦求职一个多月无果之后，又心不甘情不愿地去了株洲《新闻图片报》。

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呵！株洲的几个文人，包括后来在南方牛气一时的刘波（上市公司诚成文化的老板）和在深圳获全国大奖的广告人彭家煌等，加上罗毅，三拳两脚在几个月内就将一张内部刊号的报纸办得风生水起，其“药引”就是《湖南出了个王鲁湘》。罗毅不忘我和他同窗共寝七年的情分，更牢记我和他共看《河殇》所发的奇谈怪论，一天三催稿，于是，我的《世纪末效应与〈河殇〉的轰动》仓促出手，分三期整版连载在《新闻图片报》上。罗毅说，每期的发行都涨一两万份，每期都收到一麻袋的信。

然后，我因病住院三个月，回老家休养三个月，回到长沙就是1989年的春夏之交了。在《文艺报》头版上看到王老师和北京文学艺术界人士上街活动的消息后，就失去了同他的联系。而吊诡的是，一年前写过《关于〈河殇〉的反思》的刘正省长的新作《关于〈河殇〉反思的反思》来到了我的手上。我认真拜读，看着省长

大人一笔一画写的原稿和无数处让文字委婉温和的修改，真是感慨万千。我没有在我编辑的《理论与创作》杂志发这篇稿，转给了师弟编的《湖南广播电视报》。我给省政府办公厅的联系人讲，我们要两个月才出一期，他们一周就能出版，而且发行量大得多。

破 晓

1992年下半年，我来到深圳，从《深圳商报》文艺版编辑银祥云那儿知道，1991年王老师为深圳做过一部专题片，我就找银祥云要了商报连载的解说词脚本。现在也不知收在哪摞资料里面了。又过了一两年，认识了开在罗湖桂园路红围街3号女报杂志社楼旁的紫苑茶馆的老板陈悦成，一聊，他竟是王老师在深圳的铁杆哥们儿。于是，我终于又与王老师接上了头。

见了几次面，总感到老师情绪有些低落，身体也有些虚弱，就向在北京工作的同学打听，才知道他的生活状况并不如意，夫妻俩都处在失业状态，他夫人在首都师大分得的房子也被收回，而儿子王兮正处在茁壮成长的关键期。我当年是因生活所迫逃来深圳的，在20世纪90年代相当挣扎。好不容易熬到1998年，太太在农产品公司当上总办主任。公司的董事长林家宏先生指名要我做一部专题片，我计上心头。我给林董讲：“我做得好是应该，做得不好，您碍于我太太的面子也不好退货。不如这样吧，我给您找一个水平比我高得多、名气比我大得多的人来做，您我就不为难了。”林董问：“谁？”我答：“王鲁湘。”林董沉吟了一会，等他响亮说出那个“好”的时候，我如释重负。

那是农产品公司的第一部专题片《破晓》，王老师做得好极了。

那段时间，我到布吉关口的天乐大厦去看过他两次，他带着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精通摄像的小伙子日夜赶工（依稀记得摄像器材是小伙借来的）。这两次见面老师都穿着同一件T恤，靠近讲话闻得到浓浓的汗味。老师得了15万元——他借钱在北京郊区买的农民房急需装修。

风雨赋潇湘

王老师这部评论集的大多数评论对象都是我推荐给他的。犹记1996年冬月，向他推荐王愍山先生的情形：我拿着大摺画作照片和自己的评论文章走进紫苑，老师没有二话，先看我的文章《欢迎王愍山》，一如既往不吝惜他的赞赏，而看到王老画作照片时，竟然如受电击。那个晚上，他和画家孔戈野至少讲了十次“大师”“伟大”之类的赞词。然后，就是杨福音，书中《随便——杨福音其人其画》的第一句中那位“深圳的朋友”，就是我。邹传安、黄铁山、曹明求、雷宜梓、陈小奇……一路下来，真是给老师添了不少事。二十年，我真心的推荐和无意的推动，竟让老师在湖南和北京之间架起了一座宏伟的艺术大桥，近二十位画家经由他的举荐走进国家艺术的最高殿堂。

《风雨赋潇湘》是一个游子回馈故土的最好礼物。我相信通过这些写作，湖南成了唯一在他心底扎根的故乡，比他身处湖南时感情更深厚，比他以后生活的北京好。这个故乡不是父母送给他的，而是他追求来的，是他一步一步、一天一天、一笔一笔经过努力争取来的。

《风雨赋潇湘》完美阐释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是一种西方艺术批评方法在中国最成功的应用。湘人的经世致用、忠诚血性、忧国忧民、自强不息的种族共性，三湘四水所构筑的独立苍茫的地理环

境，湘人二百年为生民争独立、为民族争自由、为国家争富强的精神气候，形成了王鲁湘笔下这群艺术家的创作基因。他看到了这些艺术家血脉中的共性，更看到了每位艺术家表现事物的偏重点和表现特征的集中度。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肯定是老师很喜欢的杜诗。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是形容这本书最妥帖的话，也是杜诗。

梦想清单

1972年，美国阿波罗17号沿着环月轨道飞行之际，宇航员们拍摄了地球从月球星空升起的形象。斯时斯地的地球，形如地球上所见的一弯新月。

我在画册上看到这张照片时，心里无限蔚蓝。

一个人的生命真是太有限了，对茫茫宇宙的认识寥寥无几，一生中真正认同的人，细细想来也寥寥无几。

在这里，我要表达对王鲁湘老师的敬意。

从1981年到今天，整整三十五年您陪我走过。三十五年间，您一大半时间都处在困窘之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您从来不抱怨；“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君子风度一直体现在您的身上。三十五年间，您一直从事文化启蒙的工作，从课堂到电视，从餐会到文章，真正践行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子精神。

三十五年间，您在北京湖广会馆血脉贲张地讲谭嗣同的故事，在深圳八卦岭讲朱熹定京都、牵其中的梦想，我记得。2005年我陪

着您为令弟和令侄找工作时，您的羞涩和尴尬模样，2010年夏季在301医院您尽心尽意护理胥姐的情形，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您问我：“小聂赚钱没，张仃老收藏的这张齐白石的画便宜卖给你，40万元要不？”前年，您对我说：“小聂，我曾经送给你2800万元你知道不？”那种童真的神情，我记得。您数次千里迢迢从北京飞来为我所在单位的活动站台捧场的辛劳，我更忘不了。

此时，我生命中关于王鲁湘老师的镜头排山倒海地涌来。我想起他的梦想清单：只要买得起喜欢读的书，只要朋友来家里下得起小馆子，只要出门打的士看着计程表心不狂跳。我又一次热泪盈眶。当时在场的有袁铁坚、潘友林和温氏兄弟。

一个被媒体公推的“知道分子”，一个我心目中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他的价值在当代中国实现的可能性，真的能证明许多。想起他，我心里很温暖，也有些沉重。幸亏，最近他说中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去年在中国图书市场掀起波澜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美]裴士锋著），我看了感觉很亲切。特别是书的最后一段第一句，“湖南人的黄金时代从未降临，而其所激起的热情几乎已遭遗忘”，这是让中国进入现代的湖南先贤们的命运，也是王鲁湘的命运。王鲁湘的“扎硬寨，打死仗”的奋斗，“吃得亏，霸得蛮”的坚持，已让他成为现象级的人物。正如对湖南人深怀敬意的美国人裴士锋在结束语中所言，“当我们看着历史之镜，便能以那些曾别有抱负、眼光专注于不同目标的人为借鉴，正是这些满腔热血的人，曾领航迈进那也许有可能、却从来没有实现的未来”。

是为序。

2016年10月6日于深圳华侨城

目录

- 1 风雨赋潇湘
- 13 独立苍茫自咏诗
——湖南近代名人书法展序
- 42 芙蓉国里尽朝晖
——我看湖南工笔画
- 64 漫谈齐白石
- 81 真人真画
——关于曾彩初先生创作的印象
- 86 大风起兮
——愁山读解
- 101 嘘云豪气愁山真
- 111 只留清气满乾坤
——写在愁山画展之前
- 119 湘情乡情人情笔情
——读陈白一的工笔画

- 127 天下几人画楼台
——观徐照海画山水楼台
- 143 云山有我
——观黄定初山水画
- 153 涉过无愁河
- 185 纵横五万里 豪情寄笔端
——我观谢欣山水画
- 190 我读周宗岱
- 220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
——黄铁山水彩画展观后
- 229 一线收尽鸿蒙
——论刘绍荟的白描艺术
- 240 花魂鸟魄 天地闲人
——读邹传安的工笔花鸟画
- 253 武陵峰如烟
——评郑世华摄影作品集《武陵峰如烟》
- 262 随便
——杨福音其人其画
- 267 意淡言疏情厚细美
——杨福音的艺术世界

- 278 火焰情怀的生命颂歌
- 285 气盛言宜
——观郭东生的花鸟画
- 289 乡关何处
——刘中光山水画读后
- 293 造一座雄大精美的桥
——读康移风《湘人俊杰画传》
- 300 绝望之山中劈出的希望之石
——谈雷宜铎创作的马丁·路德·金雕像
- 304 于能、妙、神之外独追逸格
——曹明求巨幅牡丹《观云》《水龙吟》观后
- 314 高清微美 移置沧桑
- 320 一位融通中西的画家赵溅球
——写在赵溅球画作赴罗浮宫展览之际
- 329 山喋红时觉胜春
——读张志君的山水画
- 338 气概成章
——观陈小奇的水墨画
- 345 由“书画同源”看王翔的山水画
- 350 星云大师和李自健

○ 风雨赋潇湘

[一]

“远山嵒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这是唐代名臣、大书法家褚遂良的《潭州偶题》。长沙在唐代称潭州。“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唐代诗人杜牧这首《山行》远比褚遂良的《潭州偶题》著名，在中国几乎妇孺皆能背诵。是不是写的岳麓山景，不好说，不过，清代大才子袁枚劝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将当时的红叶亭改为爱晚亭，却是缘于此诗。如果有好事者要评选中国十大名亭，我想爱晚亭是笃定入选的。

过去在湖南生活，感觉四季之中，长夏和冬天色彩单调些。长夏一片墨绿，而冬季稍现青苍，但还是绿的基调。春天和秋天都不长，山里的野桃花刚一绽放，桃花雨就下来，炎夏接踵而至。春天印象最深的是二月里的桐花。由于桐油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商品，所以

自古桐树就是湖南最重要的经济林木，山前屋后，都能看到桐树娟秀的身影。桐花二月里开，花大，色白，白得有些凄惨，而且招雨。印象中桐花白色的面庞总是在风雨中恍惚。早春二月的细雨，很冷很冷，是那种一点一点浸到骨髓的冷。桐花在春寒料峭的日子绽放，倒真有点“敢为人先”的烂漫。故而章士钊在《题湖南六家词》里会吟出“桐花湘雨情何限”的句子。这大概就是湖南的春天给人的印象。

湖南的秋天除去“二十四个秋老虎”，真正秋高气爽的日子不多，好在有满山的秋枫红叶。枫树是真正的栋梁之材，高大挺拔。叶子春天嫩绿，夏天墨绿，秋天丹红，冬天落尽。秋枫之红，有一种烈酒的性格，不是那种很纯正的红。如果说纯正的红是100度，那么秋枫的红就是120度、150度。我小时候曾用菜刀割过百年老枫树的皮，淌下的树汁竟是牛血一般的颜色！几场阴冷的秋雨和薄霜过后，枫叶的红色会变黯，会从透明的秋空中飘落，旋着三叉戟形状的身体坠下，坠下，在空中不断翻腾出俊俏的身段，然后平平地躺下，一层，两层，直至厚厚地铺满大地，把烂漫在半空中的激情，降解为更为深沉的泥土。

生活在湖南时，我从未想过二月天的桐花和霜天的枫叶同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性情有什么联系。当我读了

刘汉辉编的《长沙百咏》诗集之后，开始回味这种感觉。唉，好一个“烂漫桐花二月天”，又好一个“霜叶红于二月花”！

[二]

“风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华供转徙，眼界得清新。试问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这是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一首《怀岳麓》，大概是朱子离开湖南后，为怀念在岳麓书院讲课的日子而作。那种自在江湖、悠然长啸的潇洒自由的学术生涯，总是让他心驰神往。一个理学家，在诗中又是风月，又是江湖，又是春水，又是长啸，好像有点不搭调。其实，这正是中国士大夫一种哲学本体论的生命情调。

朱熹在岳麓书院时，曾同书院山长张栻一起登上岳麓山的赫曦台，并同张栻联句唱和：“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显然，这首诗所表达的怀古忧时之情，更像一个儒家士大夫具有的。从朱熹的两首诗中，我看出了湖南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心目中的双重意象。当他身在湖南山水之中，他会触景生情，时时会从